



人间要好诗

唐宋诗百句

胡晓明 著



人间要好诗

唐宋诗百句

胡晓明
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要好诗：唐宋诗百句 / 胡晓明著. — 北京：
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20.3
(未名·幽雅阅读)
ISBN 978-7-301-31088-5

I. ①人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唐宋词—鉴赏 IV.
①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0)第 005969 号

- 书 名 人间要好诗：唐宋诗百句
REN JIAN YAO HAO SHI: TANG SONG SHI BAI JU
- 著作责任者 胡晓明 著
- 策划编辑 杨书澜
- 责任编辑 魏冬峰
- 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31088-5
-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- 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学出版社
- 电子信箱 minyanyun@163.com
- 电 话 邮购部 010-62752015 发行部 010-62750672 编辑部 010-62752824
-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-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
-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A5 11.25 印张 178 千字
-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- 定 价 10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部联系，电话：010-62756370

总序

优雅阅读

北京大学副校长
吴志攀

一杯清茶、一本好书，让神情安静，寻得好心情。

躁动的时代，要寻得身心安静，真不容易；加速周转的生活，要保持一副好心情，也很难。物质生活质量比以前提高了，精神生活质量呢？不一定随物质生活提高而同步增长。住房的面积大了，人的心胸不一定开阔。

保持一个好心情，不是可用钱买到的。即便有了好心情，也难以像食品那样冷藏保鲜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高兴的方法：在北方春日温暖的阳光下，坐在山村的家门口晒晒太阳；在城里街边的咖啡店，与朋友们喝点东西，天南地北聊聊；精心选一盘江南

丝竹调，用高音质音响放出美好乐曲；人人都回家的周末，小孩子在忙功课，妻子边翻报纸边看电视，我倒一杯清茶，看一本好书，享受幽雅阅读时光。

离家不远处，有一书店。店里的书的品位，比较适合学校教书者购买。现在的书，比我读大学时多多了；书的装帧，也比过去更讲究了；印书的用纸，比过去好像也白净了许多。能称得上好书者，却依然不多。一般的书，是买回家的，好书是“淘”回家的。

何谓要“淘”的好书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依我之管见，书者，拿在手上，只需读过几行，便会感到安稳，心情如平静湖面上无声滑翔的白鹭，安详自在。好书者，乃人类精神的安慰剂，好心情保健的灵丹妙药。

在笔者案头上，有一本《水远山长：汉字清幽的意境》，称得上好书。它是“幽雅阅读”丛书中的一本，作者是台湾文人杨振良。杨先生祖籍广东平远，2004年猴年是他48岁的本命年。台湾没有经过大陆的“文革”，中国传统文化在杨先生这一代人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中一直传承下来，没有中断，不需接续。

台湾东海岸的花莲，多年前我曾到访过那里：青山绿水，花香鸟鸣。作者在如此幽静的大自然中写作，中国文字的诗之意境，

词之意趣，便融入如画的自然中去了。初读这本书的简体字书稿，意绪不觉随着文字，被带到山幽水静之中。

策划这套书的杨书澜女士邀我作序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，步入这套精美的丛书之中，享受作者用情感文字搭建的“幽雅阅读”想象空间。这套书包括中国的瓷器、书法、国画、建筑、园林、家具、服饰、乐器等多种，每种书都传达出独特的安逸氛围。但整套书之间，又相互融合。通览下来，如江河流水，汇集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大海。

笔者不是中国艺术方面的专家，更不具东方美学专长，只是这类书籍不可救药的一位痴心读者。这类好书对于我，如鱼与水、鸟与林、树与土、云与天。在生活中，我如果离开东方艺术读物，便会感到窒息。

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诗、书、画、房、园林、服饰、家具，小如“核舟”之精微，细如纸张般的景德镇薄胎瓷，久远如敦煌经卷上唐墨的光泽，幽静如杭州杨公堤畔刘庄竹林中的读书楼，一切都充满着神秘与含蓄之美。

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化，使中国人有深刻的悟性，有独特的表达，看问题有特别的视角，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简约。中国人有东方的人文精神，有自己的艺术抽象，有自己的文明源流，也有和谐的生活方式。西方人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，在明清时代起

过了中国。但是，他们在工业社会和后现代化社会，依然不能离开宗教而获得精神的安慰。中国人从古至今，不依靠宗教而在文化艺术中获得精神安慰和灵魂升华。通过这些可物化可视化的幽雅文化，并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，这是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。

难道不是这样吗？看看这套书中介绍的中国家具，既可以使用，又可以作为观赏艺术，其中还有东西南北的民间故事。明代家具已成文物，不仅历史长，而且工艺造型独特。今天的仿制品，虽几可乱真，但在行家眼里，依然无法超越古代匠人的手艺。现代的人是用手做的，古代的人是用心做的。当今高档商品房小区，造出了假山和溪水，让居民在窗口或阳台上感受到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但是，远在历史中的诗情画意是用精神感悟出来的意境，都市里的人难以重见。

现代中国人的服饰水平，有时也会超过巴黎。但是，超过了又怎样呢？日本人的服装设计据说已赶上法国，韩国人超过了意大利。但是，中国服装特有的和谐，内在的韵律，飘逸的衣袖，恬静的配色，难以用评论家的语言来解释，只能够“花欲解语还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。

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文化。年近花甲的韩国友人对笔者说，他解释中国的文化是“所有该有的东西都有的文化”，美国文化是“一些该有的东西却没有的文

化”。笔者联想到这套“幽雅阅读”丛书，不就是对中国千年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播吗？感谢作者，也感谢编辑，更感谢留给我们丰富文化的祖先。

阅读好书，可以给你我一片幽雅安静的天地，还可以给你我一个好心情。

2004年12月8日于北大蓝旗营

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(代序)

两个老先生和两个禅师

很多年前，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：“什么是唐诗？”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。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。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。比如长江、黄河，黄山、长城等。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。我们提起唐诗，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。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？只是文学遗产么？只是语言艺术么？当然是的，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。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，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。我们仅

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，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。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？

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（丝绸之路，以长安为中心，西至罗马，东至东京。各种宗教，和平共处），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（国力极强盛，版图辽阔，经济发达。文化既大胆拿来，又从容送去，元气淋漓、色彩瑰丽），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（秦汉帝国的文化格局，南北朝职官、府兵、刑律等），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。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，就只能是“遥想汉唐多少宏放”，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成见。今天我们先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，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，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。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而是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。

我常讲诗歌，也常常想起杭州的西湖边上，花港观鱼的旁边，曾经住着近代的老先生、仙风道骨的诗人马一浮先生。马先生说，诗是什么呢？马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：诗其实就是（人的生命）“如迷忽觉，如梦忽醒，如仆者之起，如病者之苏”。后来叶嘉莹教授说，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。诗就是人心的苏醒，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；是从平庸、浮华与困顿中，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。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、语言艺术、文学遗产、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，总觉得不够呢，那是因为隔了



〔明〕项圣谟《王维诗意图册》，上海博物馆藏

潛鱗自無餌
林鳥不曾驚



一层，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。

这似乎有点玄了。有没有真身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论证的事情。但是我这里姑且将它作一个比喻：人生有很多幻身、化身，真身是这当中比较有力量、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，而且是直觉的美好。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，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，轮到第二个禅师时，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，就说了一句：“时人见此一枝花，如梦相似。”我们读唐诗，似懂非懂、似问似答之间，正是“见此一枝花，如梦相似”。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的接触，多读诗，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、相释放，就像看花。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，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，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生。

我只举一个小例子，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，心里只是想家呀，沛然莫之能御。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：

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

我忽然就觉得，那个大风大雪中，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，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。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。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，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，

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。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，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、新鲜的。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，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。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，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。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，是永远的人性世界。

具体而言，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，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？我先把结论写在下面，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证明。

1. 尽气、尽才的精神

2. 尽心、尽情的精神

人生要有尽气、尽才，不舍弃的精神

《尚书》有一句老话：人为万物之灵。它表明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物。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发现。《诗经》里有句诗：“夙兴夜寐，毋忝尔所生。”意思是说早晨起来，晚上睡下，都要想想，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。《尚书》《诗经》这两句话联系起来表明，如果没有古代先民对于人的生命美好的发现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于生命美好的爱惜。像一个爱清洁的人家，每天都窗明几净、开开心心地生活。《诗经》还有一首诗很

重要：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孔子曾说：“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？”（《孟子》）表明这是中国文化思想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表达。我们简单说，《诗经》这句话有这样几个意思：一、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（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）。二、生命是生来美好、高贵、不可贬抑的（有则[品格]、秉彝[常道]）。三、人在世的意义，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以不负此生、不虚此生（好是懿德）。四、无论如何艰难困顿，人生永不舍弃。这四个意思，归结为“人为万物之灵”这样一个古老的信念。

为什么讲唐诗要讲到这里呢？我们说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，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，要不负此生，不虚此生，这是我的一个直觉。我们从简单的常识讲，以诗仙李白为例子。我常常想，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词，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。有点像美国文化里的自由女神，法兰西文化里的马赛曲。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、十分才，即是尽气尽才的生命，而李白是尽二十分、三十分。根据我的理解，李白一生，集书生、侠客、神仙、道士、公子、顽童、流浪汉、酒徒、诗人于一身（日本学者还说他是官方的间谍），超量付出了才与气，尽管如此，他还要拉住太阳，“羲和、羲和，汝奚汨没于荒淫之波！”尽才尽气的表现，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。自由有两种，一是积极自由，即充分实现自

己生命的美好。二是消极自由，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。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，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，有不能已的生命力。这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他身上的西域文化因素，热烈、奔放、浪漫、沛然莫之能御。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”这首小诗有一个秘密：天山以西，是他美好生命的发源之地。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自由超越精神对他的影响，功成身退，永忆江湖归白发。他仍然是中国文化之子。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、笑傲王侯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他是中国知识人中，最能自尊自爱、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。李白这个词，几乎成为真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。我的朋友邓小军教授写文章，说李诗有一个意象系统，即太阳、月亮、长江、黄河，有日月经天、江河行地之美。他把他的生命、才情，挥洒到那上面去了。他连普通的离别送别，都要写到天上去。

杜甫是一个厚字，结实扎根在地上。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，伏在船上写诗说：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”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，一个是天的精神，一个是大地精神，真实做人、积极用世，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了什么功业，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、有光有热的。但是对于他们的时代、社会，他们是尽心、尽气、尽才的。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，他们的

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。

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李商隐、杜牧等，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，有作为的。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，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。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，障百川而东之，挽狂澜于既倒。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，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，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。白居易的最亮点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，“唯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。让诗歌文学产生社会良心的作用，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。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、才华盖世的士人，不仅仅是诗人。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，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、不虚此生的证明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唐代第一流的诗人，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，要做一点事情，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的。

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，譬如盛唐气象、兴寄风骨、诗赋取士、诗史精神、歌诗合为事而作、讽谏诗等，都指向刚健有为、对社会负责、以天下有道的关怀，做到不负此生、不虚此生的时代精神。这些关键词正可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。我看唐代人对唐代人的诗歌评论，也是推崇尽气的精神，譬如盛唐诗人任华《寄李白》：“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，耸高格，清人心